



千年牛栏江：

从古道天堑到民生通途

曹志光

牛栏江,《汉书》称堂琅江,亦名车洪江,是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它像一条舒展的巨大飘带铺展在滇东北大地上,发源于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所街道烂泥管,一路蜿蜒奔流,流经嵩明、马龙、寻甸、沾益、宣威、会泽、威宁、鲁甸、巧家、昭阳等地,最终在昭阳区麻壕村汇入金沙江,干流全长423公里。

沿江山形地貌变幻万千:上游嵩明、寻甸段河谷平缓开阔,连片坝子间薄雾漫过稻田与药灵山,浅滩溪流平缓,湖畔湿地水草丰茂,是藏在高原里的温婉水乡;下游进入鲁甸县后,境内干流全长110.7公里,流经江底、火德红、龙头山、乐红、梭山5个镇,江域风貌陡然切换成雄奇险峻的峡谷形态——绝壁对峙、深壑千丈,江水湍急、白浪翻涌,被誉为“最神奇的东方峡谷”。峰回路转处藏着山水灵秀,陡险滩涂边尽显江河狂野。

河谷风物浓 山野藏富底

鲁甸县沿江地带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自古便是花椒、油桐、核桃、板栗、漆树等经济作物的核心产区。一江活水滋养河谷万亩林果,漫山遍野的山野物产,早已变成沿岸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底气。

其中,火德红镇南筐村出产的辣椒、番茄,上市时间比周边区域早2个月,是当地城乡居民餐桌上抢手的鲜蔬;江底镇的金丝小蜜枣味甜肉厚、营养丰富,畅销省内外;龙头山镇和梭山镇的花椒是传承数百年的特色物产,香味浓郁、品相优良,“金江花椒,香麻天下”的公共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如今,全县花椒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超10万亩,助力鲁甸县成功获评“花椒之乡”。

浩渺江域是水生生灵的天然栖居地,恰如那句“一江碧波藏万类,深溪上下尽生灵”。细鳞鱼作为云南四大名贵鱼之一,和金沙鲈鲤、石爬鮡等珍稀野生鱼类,共同栖息于这片水域。

这片土地的地下更是藏着宝藏,银、铅、锌、镁等金属矿产储量丰沛。龙头山镇的乐马厂是历史上朱提银的核心产地,古矿洞、运银古道等遗迹至今仍留存在山间。这里西汉时便开始开采银矿,清乾隆年间迎来鼎盛期,产出的白银纯度高、成色佳,名号冠绝天下,唐代大诗人韩愈那句“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正是对朱提银盛名的绝佳注脚。乐红区域的铅锌矿品位极高,矿区面积达8.6平方公里,清代便已开始开采,遗留的老矿洞与冶炼矿渣静静地躺在山野间。停产百余年后,20世纪90年代重启开采,生产脉络一直延续至今。

高山峡谷间海拔落差近2000米,催生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牛栏江的峡谷风光也因此格外灵动迷人。清晨时分,两岸层峦叠嶂的山峰被薄雾笼罩,宛如披上了一层随风浮动的轻纱,山在雾中若隐若现,雾在峰林间缓缓游移。雾气时而沉落到山腰以下,把整条峡谷裹成一条漫无边际的云雾廊道;时而拦腰截断山岭,一半是黛色青山,一半是澄澈晴空,成为摄影师镜头里最偏爱的画面;时而轻轻覆在山巅,或悄悄钻进山涧坳地。人在峡谷中缓步前行,移步换景,每一次抬眼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景。

江底桥群老 千年古道长

江底镇因坐落在牛栏江峡谷底部而得名,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茶马古道的咽喉要冲,如今更是川滇大通道的关键枢纽。千百年来,江底镇从未被岁月湮没;秦朝开辟的五尺道、汉代修筑的南夷道都从此处经过,诸葛亮南征、两晋王朝行军均取道于此。

江底镇的桥,本身就是一部刻在江面上的川滇交通演进史: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成的铁索桥,又名永安桥、福德桥,历经百年风雨仍屹立江畔;1944年竣工的钢梁桥横跨江面;1979年双曲拱桥正式通车;如今两座跨江特大桥凌空飞架,桥面与江面高差约130米,曾被誉为“亚洲第一高桥”,如巨龙横卧在会泽与鲁甸的高山峡谷之间,把天堑变为通途。从清代铁索桥到现代钢筋混凝土特大桥,4座桥梁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每一座都承载着所属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与工程建造智慧,串联起川滇大地从马帮铃响的慢行岁月,到车流疾驰的现代化交通新格局。

江底的铁索桥,由8根直径约6厘米的铁索牵拉而成,每根铁索均由数十截一米多长的铁棒锻打成环扣后串联而成,数百年前的锻打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辨。桥板长年经受风吹日晒,裂纹密布、色泽乌黑,桥面上的青石板被历代往来行人踩踏得温润发亮,表面全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右岸桥头的碉楼与邻屋早已人去楼空,荒草漫过门槛,残垣断壁间满是沧桑。缓步行至古桥边,指尖抚过带着薄锈的冰凉铁索,百年前

的画面恍然浮现:马帮铃声悠悠回荡,人声喧嚷,蹄声阵阵,挑担的商贩、赶考的书生从摇晃的索桥上匆匆走过。江水奔流不息,送别一代又一代过客,唯有古桥静静守在河畔,看尽春去秋来,见证着两岸的人间悲欢。

这座静立江畔的百年古桥,还是一处留存着红色烽火记忆的珍贵战斗遗址。1949年11月,在中共昭鲁边支部的协同配合下,32团一营趁夜奔袭,一举突破国民党“会巧鲁”联防清剿指挥所设在江底铁索桥的防线,活捉防区主任陆某某,驻防敌军全部缴械投降。此战缴获枪支300余支,为鲁甸县的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站在这片曾浸染热血的土地上,清风拂过残破的碉楼,当年的枪声仿佛仍在峡谷间回荡,庄重肃穆之感漫上心头,让人油然而生沉甸甸的敬畏之情。

高峡出平湖 旧貌换新颜

如今的牛栏江早已换了模样,奔腾千年的江水被当代人“驯服”,昔日响彻峡谷的汹涌浪涛,慢慢沉淀成一汪静谧澄澈的碧波。上游的德泽水库是滇池补水工程体系中的标志性跨区域水资源调配项目;中游建起象鼻岭水电站;下游鲁甸段江聚起众多支流,河床整体落差高达579米,水能蕴藏量约100万千瓦。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成了造福沿岸群众的宝贵财富。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形落差优势,牛栏江鲁甸段规划布局了7级水电站,目前小岩头、红石岩、花椒板、黄桷树4座水电站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总装机容量达63万千瓦。4座大坝矗立江中,拦截奔流不息的江水,库区水域顺着山势蜿蜒数十公里,宛如一节节静卧于峡谷深处的巨型莲藕。水电站厂房、升压站、输电线路全部隐入山谷之中,除了傲立江面的大坝,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工程痕迹,堪称当代人改造自然、利用江河的一次壮举。

往日野性奔涌的牛栏江,如今静卧于两山之间,化作水平如镜的“藕节式”高峡平湖。层峦叠嶂的群山环抱着库区,江岸裸岩峭壁直插水面;历经千万年风雨侵蚀的凝灰岩层次分明,如刀削斧劈般垂直耸立,把高山峡谷的粗犷神韵尽数铺展在眼前。崖壁上沟壑密布,裂隙交错,顺着岩体纵向铺展开来,远远望去像一幅沧桑却豪放的天然岩画。几从耐旱灌木从岩缝里探出身子,为冷硬的岩壁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松鼠在崖壁间轻盈跳跃,岩羊在陡壁上稳健攀越,雄鹰盘旋天际,水鸟掠过湖面,身后拖出一道浅浅的水痕——这份刻在峡谷里的野性生机,从末因高峡平湖的形成而消散半分。

山腰缓坡处林木葱茏、层层叠叠,远处群山苍茫雄浑,近岸草木青翠欲滴。山边散落的村落里,尽是白墙黛瓦的现代民居,门前大树遮阴,屋后竹林环绕,一条平整的水泥路顺着江岸蜿蜒,直通村寨深处。村口的小型文化广场配备健身器材与休闲凉亭,全村网络信号全域覆盖,日常有小汽车往来穿梭,快速车辆定时进村派送,山野独有的静谧和现代生活的鲜活烟火气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山乡图景。

如今的牛栏江,壮阔的景致里满是悠然诗意。虽然尚未正式开发为旅游景区,但雄奇而静谧的自然风光,早已吸引一大批探险者与自然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被“驯服”的江水不再肆意漫卷,充沛的水能推动水轮机平稳运转,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的电能。这份由江水催生出的民生福祉,正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两岸群众,切实改善着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奔流千载的牛栏江,从汉代史书中的堂琅江走来,听过马帮的悠悠铃声,盛过朱提银矿的熠熠辉光,见过革命战斗的滚烫热血。如今,这条河流在群山间静静流淌,勾勒出一幅古今交织的山水长卷,续写着崭新的故事。

有幸得见一幅细分到单座山脉的云南山脉分布图,视线落处,是一条条具体的山脉脉络,而非笼统的山系概念。在这幅图里,乌蒙山是云南境内众多山脉的“兄弟”之一,但若论山系层级,它却是横跨云、贵、川三省的“大家长”——乌蒙山系的体量与覆盖范围,远不止云南境内的乌蒙山主脉。而五莲峰,则是从乌蒙山系的旁支延展而来,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理脉络。

这般独特的格局,要从远古的地质变迁说起:长江上游原本向西流入印度洋,后来受地壳抬升影响转而向东奔入太平洋;喜马拉雅山脉的断裂分野催生了云贵高原,五莲峰山系也在这千万年的构造运动中逐渐成形,最终成为滇东北地区“一枝独秀”的存在,与乌蒙山山系并肩而立。

乌蒙山是西南地区声名赫赫的跨省巨型山系,五莲峰则是纵贯永善全境的本土脊梁。二者山水相连、地域交错,既有地理脉络上的承接渊源,又在地形地貌、水系格局、人文积淀、乡土民俗上各具特色,一刚一柔,一阔一细,共同构成了滇东北的地理骨架。梳理两大山系的异同、渊源与特质,意在厘清滇东北地区的山河肌理与山川脉络,让更多人读懂这片土地的到来去脉。

乌蒙山:跨省域的磅礴大山

作为云贵高原东部的标志性山脉,乌蒙山横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体量宏大,声名远播。它并非一座孤立的高峰,而是由无数山峦、沟壑、坝子共同组成的庞大山群,主脉绵延数百公里,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重要分水岭。

从宏观地理格局来看,乌蒙山主体盘踞在滇黔交界地带,山势磅礴、群峰连绵,整体透着高大、辽阔、苍茫的气质。区域内海拔高差极大,既有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也有海拔几百米的干热河谷;境内喀斯特地貌发育成熟,峰丛、溶洞、暗河分布广泛,造就了雄奇险峻的自然景观。

乌蒙山的覆盖范围极广,昭通大部分区域都处于乌蒙山腹地及边缘地带。气候上,乌蒙山区域立体气候特征鲜明:高海拔区域气候寒凉、多雾潮湿,林木茂密、草场广袤;低海拔河谷地带温热湿润、物产丰饶。千百年来,乌蒙山不仅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还是西南地区交通往来、商贸流通、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历史上,茶马古道、盐运古道、古驿道顺着乌蒙山的沟壑蜿蜒延伸,川、滇、黔三省的各族群众依山而居、互通往来,汉族、彝族、苗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在此交融共生。险峻的山势磨砺出当地人坚韧果敢的性格,大山深处的村寨、古镇与驿站,都镌刻着古道文明的印记。可以说,乌蒙山是一座跨省域的文化大山,视野开阔、底蕴厚重,承载着多民族交融的深厚记忆。

五莲峰:永善人的本土脊梁

相较于声名赫赫的乌蒙山,五莲峰是扎根永善县域的独立山系。它北抵金沙江,南接昭通腹地,自东北向西南纵贯永善全境,是当地当之无愧的“母亲山”。五莲峰因五座主峰连绵相依、形似莲花而得名,主峰银子山海拔3189米,为永善境内最高峰。

五莲峰与乌蒙山同根同源,却又自成一脉,拥有独有的地形与气质。如果说乌蒙山是气势恢宏的“大家风范”,那么五莲峰便是温婉灵动的“本土脊梁”。

五莲峰整体走势南高北低,山体海拔由南至北逐级降低。县城南部莲峰、马槽、伍寨一带,属于五莲峰主脉的核心区,群峰巍峨、地势开阔,草场连绵,云雾萦绕山间,一派高原风光;山脉向北延伸,海拔逐渐下降,山体分化为众多支脉与丘陵,区域内沟壑纵横、溪涧密布,一路过渡至金沙江沿岸的低山丘陵地带。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让五莲峰成为永善重要的水系分水岭,山南之水汇入横江,山北之水直奔金沙江,一山分隔两大水系,山水格局独具特色。

从地貌来看,五莲峰的喀斯特地貌远不如乌蒙山典型,山体岩层以砂岩、页岩为主,土壤肥沃,植被覆盖率高。山间林海茫茫,竹海连片,溪流潺潺,生态风貌更为清幽秀美。受山势影响,五莲峰区域立体气候显著:南部高寒山区适宜栽种洋芋、荞麦与高山药材,连片草场更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中部半山地带湿润宜居,盛产核桃、花椒及各类林果;北部低海拔区域光热充足,果蔬、水产丰富,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致。

相依相融的山河双璧

论及地理分野,乌蒙山与五莲峰最核心的区别在于空间尺度与地理定位不同。乌蒙山是跨省巨型山系,覆盖滇、川、黔三省的大片区域,是西南地理版图上的重要地标,地域覆盖面广、区域影响力深远。五莲峰则是县域级主体山系,主体部分几乎全部位于永善境内,在地理位置上紧邻乌蒙山西北侧,与当地的山水格局和人文底蕴紧密交融。

简单来说,二者是“整体与局部”“主干与分支”的关系:永善全境地处乌蒙山脉西北隅,

而县城内部的山川走向、地形格局,则完全由五莲峰主导。这也是为何在介绍永善地理时,常会出现两种表述:宏观区归属于乌蒙山,本土山川则直指五莲峰。

两大山系孕育的人文风貌同样各有千秋。乌蒙山地域辽阔,横跨多个县(市、区),地域文化兼具多元性与包容性。古道文化、屯垦文化、红色文化在此交相辉映,磅礴的大山塑造出当地民众豪迈、豁达的精神气质,各地民俗、方言、节庆相互交融,形成多姿多彩的山地文明。历史上,乌蒙山腹地关隘林立,是兵家往来、商旅穿行的必经之道,留下了许多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

五莲峰纵贯永善全域,人文风情更显纯粹、醇厚与内敛。从古代土司制度到近代农耕文明,五莲峰的每一座山谷、每一个村寨,都留存着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印记。南部五莲峰主脉一带曾是彝族土司管控的核心区域,土司文化、彝族民俗在这里代代传承;北部支脉一路延伸至金沙江沿岸,串联起桧溪、黄华、溪洛渡等江畔古镇,航运文化与码头文化源远流长,江岸边井风浓郁。以滇川交界处的桧溪古镇为例,此地坐落于五莲峰北缘余脉末端,背靠层层青山,面朝滔滔金沙江,既受五莲峰山水滋养,又处在乌蒙山辐射范围之内,一山一水交融,造就了古镇兼具山地风骨与江畔柔情的独特气质。五莲峰脚下的人们世代依山而耕、伴水而居,民风淳朴、生活恬淡,每一个村落、每一段古道,都藏着这片土地最质朴的乡土记忆。

在物产与风物上,两大山系因地形、气候差异各具特色。乌蒙山分布着广袤的高原与深山,盛产高山中药材、野生食用菌、高原杂粮,辽阔的草场孕育出优质畜牧产品;而五莲峰则依托层次分明的立体山地环境,从高山到河谷形成阶梯化物产布局:高海拔区域发展畜牧业,半山地带种植林果,金沙江沿岸低海拔区域发展花椒、核桃、脐橙、枇杷等特色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两座大山以得天独厚的物产滋养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也孕育出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与生活习俗。

放眼滇东北大地,乌蒙山如同一幅铺展于天地之间的宏大画卷,气势雄浑,连接四方,承载着跨地域交融的历史与文明;五莲峰恰似一首深耕乡土的细腻小诗,温婉绵长,守护一方,镌刻着县城本土的岁月印记与人间烟火。两山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地缘相依、主次分明。乌蒙山划定了永善所处的宏观地理坐标,让这片土地融入西南地区的整体发展格局;五莲峰勾勒出永善的山川轮廓,塑造了独一无二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色。

千百年来,乌蒙山巍然屹立,五莲峰青翠如初。群山不语,却见证着岁月更迭、世事变迁。两大山系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滇东北最动人的山河图景。读懂乌蒙山与五莲峰的分野与交融,便能读懂永善的山水根脉,读懂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明与希望。

乌蒙山与五莲峰：滇东北的山河双璧

刘仁普

